

97岁老兵李法真：赤子情怀书写铁血传奇 从15岁挎枪杀敌到“红色宣讲员”

铭记历史 ——父辈的抗战

文/片 褚思雨 康岩
济宁报道

从讨饭娃到“小白毛”战士

在济宁邹城市唐村镇西颜庄村的一间老房里，客厅旧柜上摆放着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中，头戴八路军军帽的少年抿嘴盯着镜头，眼神清澈，一脸坚毅。

李法真将照片取下，仔细端详着82年前的自己：“这是我刚入伍12天时拍的，那年我15岁，跟着八路军115师‘老三团’打日军去了。”自幼父母双亡的他，曾背着破碗走街串巷讨饭。直到遇见八路军队伍，那句“打日军、保家园”的口号像火石击燃了少年李法真的心。“头回穿军装时，心里像揣了团火。”老人模仿着当年的姿势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
在部队生活的锤炼下，李法真进步飞快。“开枪先把身子卧平，左眼闭、右眼睁，标尺缺口对准星，三线合一……”李法真至今仍能一字不差背出射击口诀。当年，他白天对着靶场反复练习，夜里躺在草铺上还在喃喃自语，连做梦都在比画握枪姿势。



李法真胸前挂满了勋章。

李法真刚参军8天，就去了抗日战场。“三挺马克沁机枪、六挺歪把子、七门60炮，战场正面还埋了不少地雷，那时日军的火力不是一般的猛！”李法真回忆，攻打潍县（现潍坊市）是他参与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。八路军战士身上背的弹药袋，虽然看起来鼓鼓囊囊的，但每人只有三排子弹。

“三排才多少子弹？一共就15发。”李法真说，因为弹药匮乏，部队要求不能打空枪，战士们都冒着危险等敌人靠近后才开枪。李法真清楚地记得，那场战斗中他一共打死了3名日军，后背的冷汗浸透了军装，营长拍着他肩膀直喊“好铁胚子”。

随后，李法真跟随队伍辗转于潍县、泗水、枣庄、济宁等地，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。凭借“小白头”的特征和越来越精准的枪法，“小白毛”的外号在敌营中不胫而走，都互相提醒“小心八路军中的‘小白毛’”。

把炸药包塞进敌人碉堡

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李法真又投身解放战争，从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，到枣庄战斗、泰安战斗，再到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他始终战斗在最前线。最让老人记忆犹新的，是1949年夏天的浙江定海攻坚战。

“一万多敌人据守海岛，如果不尽快炸毁碉堡，等援军一到就全完了！”回忆起定海之战，老人的手掌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，仿佛又回到那座烈焰升腾的碉堡前。前两名送炸药的战士牺牲后，营长红着眼举着炸药问：“谁上？”李法真主动接过最后一包炸药，在战友掩护下匍匐前进，子弹在耳边“嗖嗖”飞过。

点燃导火索时，30厘米的引线“滋滋”冒火，“心里默数到15秒，把炸药往碉堡缝隙一塞就往回跑。”老人突然挺直腰板，模拟当年的冲刺动作，“跑出没多远，气浪‘轰’地把我掀翻。爬起来一看，碉堡塌了。”这场战斗后，部队清点战果：56名敌人葬身火海，缴获30挺机枪、45支步枪。李法真因战功荣立一等功，升任排长。

翻开老人的荣誉簿，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2次、三等功2次，十余枚勋章记录着百余次战斗的生死考验。滕县战斗中，子弹击穿他的小腿，他撕下衣襟缠紧伤口继续冲锋；淮海战役时，炮弹皮在他腰部崩出两个窟窿，他咬着牙在战

壕里接受开刀。

从战场英雄到乡村脊梁

1952年5月，李法真响应精兵简政的号召，返回原籍——西颜庄村。从战场到田间，他用一生诠释着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的赤子情怀：担任白庄乡副乡长时，他积极组织群众搞农田基本建设、抓民兵备战训练；1963年，他被选为西颜庄村支部书记，全身心投入到西颜庄村的发展中，一干就是17年。

任西颜庄村党支部书记期间，凭借敏锐的眼光和超前的思维，李法真在全县率先提出了打方修路政策，抢抓村镇经济先机，为西颜庄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。随后又“借鸡生蛋”，以树换“树”，建成了乡镇第一个果木农庄。“那时候有人说我‘瞎折腾’，我就带着村干部先刨自家地头。几年下来，村里的土路变成了宽阔大路，果树苗长成了摇钱树，经验还被县市当作典型推广。

卸任村支书后，李法真成了村委的“智囊”，积极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，为乡亲们排忧解难，成了村委的“主人公”、村民的“贴心人”，村公共事务的“热心人”。李法真有6个孩子，孩子们想接老人去城里享福，他守着老屋不肯走，在村里当起了“红色宣讲员”，去各个学校讲红色故事，“要让孩子们知道，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。”

渊子崖保卫战被誉为“村自卫战的典范”

242位忠魂铸就“中华抗日第一村”

文/片 高松 邱明 赵彦辰
临沂报道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“云山苍苍，沐水泱泱；烈士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时隔80多年，临沂市莒南县渊子崖抗日烈士纪念塔上的题词依然醒目。1941年，面对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凶悍敌人，渊子崖全村男女老少拿着简陋的土枪、土炮、砖头和棍棒奋起反抗。这场自发的、激烈悲壮的农民浴血保卫战，以巨大的牺牲让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，成为“村自卫战的典范”。从此，“中华抗日第一村”的荣光，永远属于渊子崖。



苍松翠柏间，9米高的烈士塔屹立向天。

交鸡、肉、酒、白面等食品，还要大洋1000块，并扬言“如果不答应，就血洗渊子崖。”

“我父亲一听，当时就气了！”林凡义的儿子林祥秀回忆道，“抓过来就撕了，叫村里的文书写回条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有本事就来拿吧！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。”随后，时任村长的林凡义带领全村做好迎接敌人的一切准备。

12月18日，150名伪军包围渊子崖村。面对伪军进犯，全村男女老少众志成城，用土枪土炮将来犯之敌打得抱头鼠窜、大败而逃。

挥动大刀长矛 贴身肉搏誓死守卫家园

12月20日清晨，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渊子崖村的宁静。原来，伪军队长梁化轩得知有一批日军要西渡沐河，就指使伪军在渊子崖村附近故意打枪、放炮、扔手榴弹，吸引日军的注意，并趁机告密渊子崖内藏有八路军。1000多名日军，携带4门大炮，意欲与伪军形成合围，突袭渊子崖。

战斗一触即发。眼见日军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林凡义大声动员乡亲，“现在跑是跑不掉了，退也没有后路，土墙后面就是我们的家，家里有老人、妇女和小孩，一旦敌人进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只有拼

了！”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渊子崖村不分男女老幼，拿起土枪、土炮、大刀、长矛、锄头、菜刀、木棍等当武器，誓死守卫家园。一上午，村民们冒着弹雨，不停用门板、石块把日军炸出的缺口堵上。等日军靠近就用枪打，没有枪的就用大刀砍，没有大刀的就用石块砸。弹药逐渐耗尽，负责后勤供应的老人和儿童送来了砖头、铡刀、菜刀、铁叉，全村男女老少一起上阵，毫不畏惧，连续打退敌方的6次冲锋。

情况越来越危急，得知消息的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和区长冯干三，率领县区武工队和山东纵队二旅五团的一个连火速赶到，随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。面对内外夹击，敌人难以招架，最后不得不狼狈撤出村子。在增援战斗中，刘新一、冯干三和40多名八路军战士、县区中队战士壮烈牺牲。渊子崖村民以原始简陋的武器，同装备精良的千余日伪军血战一整天，打死日军官兵100余人，但自卫团员和群众也有147人在搏斗中壮烈牺牲。

“村自卫战的典范” 渊子崖重获新生

渊子崖村自卫战的英勇事迹传开后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，高度评价该村是“村自卫战的

典范”，渊子崖因此被誉为“中华抗日第一村”。1942年，滨海专署授予渊子崖村“抗日楷模村”光荣称号。两年后，滨海专署为了纪念在渊子崖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，在村北山岭上，用紫红色的巨石建成了一座六角七级的纪念塔。

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个勇敢的村庄。1985年，在纪念塔的基础上，莒南县建造了渊子崖村抗日保卫战纪念遗址，现已成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这英勇悲壮、感人至深的事迹还载入中国军事博物馆。1995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专题片《血战渊子崖》在中央电视台播放。

2015年8月，渊子崖抗日楷模村村民被民政部授予“抗日英雄群体”荣誉称号；10月，红色沂蒙爱国主义情景组歌《沂蒙红崖》唱响首都北京。同年，著名军旅作家铁流的报告文学《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》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。

如今，渊子崖村依托红色资源，规划的文化综合体项目，正加速实施中。同时，以渊子崖文化综合体项目为抓手，以花生等特色产业为支撑，构建起集河渠景观带、北部红色研学区、中部农业示范区、南部生态休闲区于一体的“一带三区”布局的“红崖沐柳·梳心板泉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，涵盖渊子崖、新城、周家岭等10个村。